

Private Tales

鱼禾 著

私人传说



既是私人的，
又指向每一个人的生存境遇。

既见心性，又见智性。
伤怀而又悲悯，
锋利而又辽阔。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Private Tales

鱼禾 著

私人传说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• 郑州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私人传说/鱼禾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6.8

ISBN 978-7-5559-0388-8

I.①私… II.①鱼… III.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5409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11
字 数	198 000
版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自序：给亡父，或即将消失的我们

一位编辑约稿，建议我避开乡村主题，理由是太多了，人们可能不太愿意看。我口中诺诺，但心里明白，我避不开的。我的故乡正在消失。我眼见那崩解，犹如看见亲人离丧。那地处洪奥、日渐零落的乡村，连同我在那里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一切，在父亲病逝之后，成为不容遗忘且不得不瞩目的存在。

我的写作原本与乡村并无直接的关联。我曾觉得这与我十六七岁就离开乡村进入上海这样的都市有关——十六七岁，对这个世界的观感还没有来得及建立，生长于斯的乡村所给予的生命经验还不牢固，这时候进入上海，在象牙塔中浸润四年，意味着精神上的脱胎换骨。

这种错觉一直延续到父亲病逝。

父亲六十九岁罹患小细胞肺癌，次年辞世。他不在了，我再回老家的时候，感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异样。父亲的“不在”仿

佛具有了不容置疑的实质,散布在院子里、街巷间、田野上,让这一片曾经熟稔的地方变得空洞而生分,让它与我之间的隔阂陡然放大。

是的,隔阂原本就在,只是我不曾意识到。我离开得太久了,而且回头探看的频率越来越低。父母六十多岁,我总觉得他们还不算老。我更习惯于把他们接到郑州,而不是回家看他们。父亲此生最后的六年,全是在郑州过的年。而我,也更热衷于跑到远方去。

每次回老家,我喜欢独自到父亲的坟头待一会儿。这片呈扇形铺开的祖坟,从曾祖一辈开始,如今,父辈的坟也有了两座了。祖坟里没有女儿的位置。嫁出去的女儿都是客人,我将来是回不到这里来的。对于故乡而言,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外人。对我而言,故乡至多只是“娘家”,不是老家。我与这片土地之间的血缘被一次婚姻隔绝——和每个女儿一样——尽管婚姻已经作废,但是,我依然只能作为故乡的客人。

我的故乡只在记忆之中,在纸上,在我对于父亲的悼念里。

大约是去年,人们告诉我,作为鹤壁新区的一部分,这一片村子不久就要归入城市了。新城镇规划将会按照户籍人口数量,把每家每户的土地和宅基地换算成楼上的住宅。至于坟地,那肯定是不保留的了。故乡也将像父亲一样化为无处不在的“不在”。他们,故乡的儿孙们,我的兄弟子侄,我的亡父,也将

无家可归。

有生以来，我第一次感到了与故乡之间骨肉剥离的苦楚。这苦楚迫我陷入回忆和遥想，关于我们的过往，关于父亲，关于我的家族和乡亲，记忆纷至沓来，浓稠，浑浊，有着令人难以适应的温度和重量。

跑到远方去，似乎成为必须之事。几乎每年春夏之交，或秋冬之交，我都会到西部走一遭。每次去，也都会给自己一个借口般的主题——看盐湖，听雪崩，走走荒原，跟随雅鲁藏布江，去江河的源头，看看那些残存至今的关隘。仿佛那一片巨大的荒漠，也是我的故土。仿佛它曾经生养我，见证过我的懵懂、成长、冒险与挫败。虚拟中的故土浩荡无垠，体量庞大，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强势。每一次到达，都是由衷的投降。其实我一直不曾放弃，直到如今，我反复来到这片荒漠，才豁然松懈，丢盔弃甲，心甘情愿。

我写下这些，并不只是因为我承受着记忆的折磨，或者我们回家的传统遭到了拦阻，而是由于，这样的丧失和变化之中有着必须言说的细节，它们不该佚名，也不容附加另外的装束。

两手空空，纸笔犹在。我确定，此生必须的随身之物就是这些了。

目 录

1	父老
42	放疗病区
67	乡愁,或另一种乌托邦
99	失踪谱
134	我的眼前大雾弥漫
158	前提
165	逃离
183	悬空:我的梦中居所
203	驾驶的隐喻
228	恋声
249	吸引

280 地图

296 高原反应

321 孤立

父老

1

2012年7月7日,结束了四个月的鲁院研修,我从北京返回郑州。

同学的短信和电话追到动车上,一路不断。我逐条回复,尽量简短。能说什么呢?在逝去的时间里有过许多难以泯灭的现场,但到了某个时刻,它们都可能突然显得不真实,仿佛那些彻骨的发生,只是一场想象。我跟它们距离还太近。对我而言,它们质量巨大,我没有足够的气力去掀动。午后一点,有如鬼使神差,我放下手机,朝窗外看了一眼。这一眼,看到的竟是鹤壁的站台。鹤壁车站巨大的鹤翼造型从我眼前飞掠而过,接着是淇河。它们不由分说,迎面袭来。

父亲就埋在铁轨以东十里的那片田野上。那里有我们家族

的祖坟。葬过父亲，乡邻散去，我跪坐在麦田里，看那片坟茔看了很久。它们头朝西北，行列分明，呈扇形分布。最前头是曾祖父母。第二列属于祖辈。父辈的坟已经有了两座，分别属于叔叔和堂婶、父亲。叔叔和弟弟们在找他们的位置。叔叔说，我的位置在你爸右手边。小弟说，我的位置在我爸右脚边。大弟弟盯着父亲的坟，沉默不语。他将来的位置，在父亲左脚边。这一向无话的人竟然掏出手机，对着父亲的坟拍了一张。我看着他们。若干年后，他们会在这里跟父亲相聚。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。这里没有女儿的位置。二十几年前，我从这里出发，去了遥远的上海。从那时起，我到这片土地上来的时间都是以次计数，一年两三次，甚至更少。我仿佛不再是父亲的女儿，而是一个不定时探访的客人。时间就如这辆车，它载着我向前飞驰，经过许多人、许多事，只是一晃而过，极少停靠。

两个月来，我一直怕想起这块坟地。我不能忍受父亲被泥土慢慢腐蚀。那是奇怪的痛楚，仿佛离我很远，根本触摸不到；又仿佛有一根引信拴在手指上，稍微牵一牵，就会爆炸。必须擒住它，把它深埋，我才会偷得片刻的安稳。但我擒不住。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游荡。不知道在哪个午后或者深夜，它突然就会来造访，在一瞬间击溃我的平静。

2

2012年5月1日23点,父亲病逝。夺走他的,是小细胞肺癌。

深夜,我们带着他的遗体,赶回豫北老家。我和小弟开车带路,妈、妹妹和叔叔在后面的救护车上陪着他。车下高速,过奔马十字路口向北,再向东,到京珠高速桥下左转,就上了通往老家的路了。路很窄,两边是波涛汹涌的麦田。两辆车一前一后相跟前行。我的车压着速度,不让后面的救护车跑得太快。救护车是临时租用的,那位司机不理解我们一再要求的“慢”,为什么要那么慢。

车前飘来一团浓雾。浓雾是飘摇的条形,像巨大的灵幡,从我的挡风玻璃前慢慢飘过。视线完全模糊,远光灯可见距离只有两三米。我不由深吸一口气,换近光,带刹车。车速降到了10迈以下。接着又是一阵浓雾。走不远,就来一阵。浓雾的阵势越来越大,深深浅浅,有如群幡交错。我从未见过那样灵异的大雾。在万籁俱寂、一团漆黑的乡间深夜,这情景显得格外虚幻。仿佛是灵界的相迎。父亲回来了,他们知道。他们等在这

里,迎我的父亲回家。

该要哭灵了。按照乡间的说法,第一次哭灵也是喊魂,要大声哭,父亲的魂魄才会听到。我跪在灵床旁边看着他,却没有悲痛,甚至没有和这件事相称的形式上的悲伤。我的心又冷又安静,似乎被什么巨大的东西压住了。

第二天有许多事要办。家里人和族人七嘴八舌,乱成一团。我喊了一声,听我说。他们静下来。我说我现在列个单子,问谁什么谁说什么,不要乱说。事情安排妥当,又说了第二天开灶的时间,众人散去。

灵堂有两张小床,我和小弟各睡一张。睡前我们看了看父亲。他看起来面容安详,如在深睡。我把手放在他额上。他的额头已经凉了,是石头一样的凉。我又摸了摸他的手。他的手也凉了,手背上针痕犹在,多日不曾平复的瘀肿终于平复,看上去竟是瘦得可怜。

我睡不着,搬了小凳子坐在廊下。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泡桐,还有两棵苹果树、一棵花椒树。水井边是一大片薄荷。薄荷气息清凉。果树和花草间有虫鸣。一只小蟾蜍跳到了廊下,在我前面几尺远处停下,看着我。它似乎知道我的心事,许久都没有动弹。我伏在膝上,看着它。它的表情楚楚可怜,像个发呆的孩子。此后几天,每到夜深它都会出来,在廊下爬来爬去。它会从我脚边慢慢经过,一点也不慌张。偶尔会有一两只金龟子或

蟋蟀从草丛里爬出来，从我眼前蹦蹦跳跳地经过。在我静坐廊下的这些深夜，似乎它们感应了我的心情，知道这个人已经由于正在发生的死别而变得心如泥土，绝不会去伤害它们。

它是不是父亲的化身？父亲的灵魂在哪里，在哪棵树上，还是在这只蟾蜍的身上？我忽地站起，在廊间踉跄了一下。一路上萦绕不去却不明朗的问题登时清晰：他回家了吗？

这一夜，我们离开肿瘤医院，离开郑州，驱车走了三百里。父亲停止呼吸的一刻，我们惊住了。死亡竟是如此轻易，仿佛他倦了，说睡就睡着了。我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说话。大家表面上是平静的，内心竟是仓皇之极，完全忽略了刚刚离开的灵魂需要安抚，需要回家的召唤。我对下楼的经过失去了印象。只记得上了救护车以后，我才替他合上双眼，俯身在他耳边说：“别害怕，跟着我走，咱们回家了。”那么，对琐事一向糊里糊涂的父亲，他知道怎么穿过放疗病区那些迷宫似的弯道，准确地走到楼下去？心里的疑惑我不敢说出。一旦说出，我怕我会崩溃。说出来我就不知道该如何自处——如果他还在三百里之外，我还能跪在这里哭他吗？

直到十天以后返回鲁院，那问题还让我心如刀绞。我忍不住打电话给小弟：“三七祭奠，你们提前一天从郑州回家，再去医院叫叫他，要沿着救护车走过的路线走一遍，走慢点。”一向浑不吝的小弟，对我的话一一答应。挂了电话，我吁了口长

气。我知道我变了。原来，看到别人这样我会觉得好笑——哪有什么独立于身体之外的灵魂呢？人的生命停止了，意识也就随之陨灭，所谓灵魂，只是活着的人给自己的安慰罢了。在医院陪护父亲的日子里，我对于此前不以为然的某些说法，渐渐深信不疑。

谁都会的。如果你也曾那样看着死亡一步步逼近，感觉他的手在你手里渐渐变凉，你怎能不信，生与死之间虽然竖着高墙，却至少会有一条通道？你也会的，你会信离去的那个人虽然脱离了躯体，但你叫他一声，他还能感应。你一路叫着他，他就会跟随你回家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这一世所有的切爱，岂不都枉付了吗？

3

时隔两月，我回来了。我回到在此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，没有让人接我。从郑州车站西口出去的时候太阳正烈。茫然四顾，这城市竟显得破败而陌生，似乎数月之间，已经沧海桑田、人物皆非。仿佛它跟我二十年的关联已被另一种记忆压断。

丫头在家里等我。见了我，小猫似的偎过来撒娇。似乎这

一次久别重聚，一切还和原来一样，我们只是离开了一段时间，分别去了两个不同的地方读书，现在都回来了。送她返校的那天，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天。父亲很虚弱，但是并没有出现临终征兆。我急着送丫头到校，好尽早赶回来接替弟弟。车经金水路和东明路交叉口，丫头说：“我要不要去看看姥爷？”我说：“先不去了，今天姥爷没有精神说话，下次回来再去吧。”

那一走，一老一少再没见着面。我不知道怎么再提起。我曾经多少次漫不经心地对待别人的愿望，这样的浮皮潦草造成过怎样的遗憾，不堪思量。许多事，我曾心意轻慢，涂鸦以待。那个时刻过去之后，随手而就的结果也就成了永远，一种拧巴的永远。有一些，令人只想像擦黑板那样动手去擦掉，或者改动其中的一笔两笔，让它看起来不那么别扭。而时间一去不回，它允许敷衍，却不许修改。于是，那些事就成为隐遁的冤屈，剔除不掉，也无从申辩，只能化为不提之事。我不提，丫头也不提。她拉着我走进厨房，看她准备的食物。冰箱里是她买的咖喱饭、黑麦面包、奶酪、火腿片、红提、柠檬，摆得琳琅满目。料理台没有动过。上面排列着六七个小陶罐，跟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。这些陶罐里曾经分装着糯米、黑小米、麦片、绿豆、红小豆、紫皮花生、地梨、鸡蛋——我曾用这些简单的食材给他做汤。

在最后的日子里，父亲不能忍受盐味和油腥，一日三餐，只能吃米汤或面汤。医院周边的病号饭一律潦草可怖，他吃不下。

每天从家里往医院送三次饭。夜里大多是弟弟守在医院。我习惯于五点多起床,给他熬米汤。早上他的精神好,见了我,脸上是盼到了什么的神色。用热水湿了毛巾,给他擦脸擦手。他喜欢热乎乎的毛巾。我一边擦,他一边咕哝:得,得。这是地道的豫北方言,意思是好,妥当,舒服,爽快。早上他胃口稍好,能吃大半碗汤。吃完饭,扎上针,这一天的输液就开始了。阳光透过树梢洒进来,把他衬得气色很好。每当那个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骗自己,他会好起来的,他会闯过这一关,像一年来每次化险为夷一样。那是一段有希望的时间。那时候陪着他,我的心情也会像洒在病床上的阳光那样安静温暖。但是,中午会准时到来。中午他觉得胃满,要百般哄着才能吃下几口饭。看着他愁眉苦脸勉强咽下食物,我的心就灰了。有时候,心里的绝望会化为漫无定向的怨。一会儿觉得妈怎么回事,做了一辈子饭还捉摸不透他的胃口;一会儿怨小弟磨蹭,如果早点送过来,让他12点之前就吃,不是会多吃几口吗?终究,最恨的是自己——他来这里世上并不是为了吃饭,他盼望的事虽然并不都合理,但为什么不能为他再多一些敷衍,为什么直到最后,才醒悟到对他的怠慢?

喂他吃饭对我的自控力是个考验。父亲一直喜欢香味浓郁的食物。这一年尽管病入膏肓,但只要不是因为治疗引起反胃,他都乐呵呵地要吃这个吃那个。这么爱吃,可如今香咸百味,什

么都吃不下了。看着他小口小口地抿汤我就难过。喂过他，我往往丧失了胃口，不想再吃什么。有时候吃一个苹果了事，有时吃点饭煲里剩下的粥。那么过了一周，我开始上火咳嗽，嗓子疼得若有针刺。白天还好，到了夜里，一躺下就会不停地咳。怕咳声吵了他，我只好坐在病房门口的走道上，靠着墙打盹儿。夜里睡不够，午后总是困倦难耐。只好用手机定了闹铃，十分钟十分钟地睡。闹铃响了，我看看他，看看液体，都没事就再睡十分钟。平时怎么节食都减不下来的体重，很快减了下来。因为连续多日和衣而卧，腰腹部先是捂出了痱子，后来竟然出现成片的红肿。妹妹一看就掉泪，这是何苦，咱们就是把自己弄死，他的命也救不回来了。我无话可说。她看出来，我无意中在自罚。那些天，我们似乎忍不住要对自己发狠。似乎唯有折磨自己，心中的块垒才可暂得解释。

家里人都觉得父亲特别给我面子。别人伺候他也都经心，但是，他烦躁起来会对他们发火。唯独见了，我总是眉开眼笑，百依百顺。别人喂饭一口也喂不进的时候，我熬了汤喂他，他可以吃下小半碗。别人喂水，他闭上眼睛不耐烦地摇头。但只要我说，来，咱们该喝水啦。他会像个孩子似的唱喏一声：好——！

并不是我对他格外好，只是因为，我知道怎么哄他。当家人左右为难、面色凝重地对待他关于病情的疑问时，唯有我言之凿凿地说：没事儿，别自己吓自己。我花样翻新地编着胡话。他生